

红发安妮系列 4

白杨山庄的安妮

Anne of Windy Poplars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著
刘华 李华彪 译



红发安妮系列 4

白杨山庄的安妮

Anne of Windy Poplars

(加)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著

刘华 李华彪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杨山庄的安妮 /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著; 刘华译;
李华彪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5
(红发安妮系列)
ISBN 978-7-5411-3136-3

I. ①白… II. ①露… ②刘… ③李… III. ①儿童文学—现代小说: 长篇小说—加拿大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3770 号

红 发 安 妮 系 列 ④

Baiyangshanzhuang De Anni

白杨山庄的安妮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著
刘 华 李华彪 译

策 划 郭 健
责任编辑 李淑云 (lishuyun98@gmail.com)
责任校对 韩 华 王 冉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郑 歆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41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136-3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安妮：让我们重拾诗意生活

当一百多年前的某一天，露西·莫德·蒙格玛丽随手在她的记事本上写下“两位老人向孤儿院申请领养一个男孩，由于误会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女孩”时，她完全没有预料到，由这两行字演化出的安妮·雪莉，一位红发女孩，成为与她一生相伴的小说人物，并在一百年后依然鲜活生动，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这个红头发、一脸雀斑、想象力丰富、快言快语的小姑娘，以其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触动温暖着人们的心灵。甚至连年迈的马克·吐温也被深深感动，他激动地宣称，“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不仅如此，随着安妮从小姑娘成长为少女，直至结婚生子，她的率真、浪漫在读者心中依然生动。

在世界各地，有无数的“安妮迷”为蒙格玛丽所折服，超越阶层，也超越时空，显示了小说无穷的魅力。真正的作品，不在于长篇大论，不在于道德说教，蒙格玛丽对生活的真实描绘，对儿童心理最真切的展示，无一不打动每个读者的心。我们很难想象，对于这位一百多年前的女作家，她是如何做到让这个形象永葆活力的？

作为译者，我们需要冷静地字斟句酌，但是，我们却总是身不由己地被作者卷进那个时代场景，在魔力般的文字召引下，跟着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安妮和戴安娜忠贞不渝的友

谊让我们感动；绿山墙内的真情和温暖令人神往；淘气的戴维总是让人莞尔；吉尔伯特的一场重病，让我们和安妮一起心急如焚；莱丝丽的情感一波三折，让人不禁拍案叫绝；我们为安妮和吉尔伯特的第一个孩子乔伊丝夭折而悲恸欲绝；而安妮的孩子们，尤其是双胞胎楠和黛，让人爱得深切；当小狗“星期一”坚守几年后终于等回了他的主人，我们不禁热泪盈眶……

蒙格玛丽对人物的刻画总是入木三分。安妮系列小说中出现了近一千个人物，但每个人物形象都是独特的，家庭主妇、老寡妇、农夫、商人、老姑娘、女佣、儿童、少女、船员……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能传神地展示出人物的特质来。小说如同一幅画卷，把二十世纪初加拿大乡村百态一一呈现出来。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真实，就像是一部纪实电影，温婉流淌，穿越心田。

正如周国平所说：“在安妮身上，最令人喜爱的是那种富有灵气的生命活力。她的生命力如此健康蓬勃，到处绽开爱与梦想的花朵，几乎到了奢侈的地步。”安妮带着感恩的心，总能发现生活对自己的恩赐，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候，她也能幸福地发掘生活的乐趣。而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如地利用想象力，时空不再是障碍，生活由此变得简单而美丽。这并不是回避现实，而是选择了一个最佳的角度看待世界，让生活披上了梦想的花朵，化世俗为超脱，化琐碎为诗意。

安妮不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诗意，而且也让身边的人因此而改变人生。年老孤僻的马修因她而充满活力，刻板的玛莉

拉因她而变得宽容和慈爱；她让针尖对麦芒的哈里森夫妇重归于好；使拉文达小姐和欧文先生二十五年后终成眷属；她结束了道格拉斯和珍妮特二十年的苦苦相思；她带领莱丝丽从压抑痛苦走向欢乐幸福……

掩卷长思，我们不由得心生感慨。现代社会，高度繁华的物质世界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内心的焦躁与烦闷、贫瘠和荒芜。我们曾经都是安妮，热衷幻想，率直天真，热爱大自然，看重友谊，不肯服输，但是在社会功利的影响下，我们背叛了内心的纯真，戴上了各种奇怪的面具。于是，我们抱怨我们活得太累，我们感慨我们的幸福消失不见，我们聊以自慰，不是我们不浪漫，而是这个世界太世俗。

活在当下，生活已不堪承重，那么，如何让我们内心水草丰茂，如何让我们阳光灿烂，永葆青春活力呢？或许读一读安妮女孩的成长故事，能让我们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其实，我们可以活得很洒脱，活得很“安妮”。歇歇脚，静静心，回归童真，饱览沿途风景，重拾不经意间散落的快乐，把它串成一串珍珠，挂在脖子上，展开想象的翅膀，迎着轻风细雨，让自己的心灵翩翩起舞，穿越浮华的都市，飞越车水马龙的世界，让有限的时空变得无限，让逼仄的世界从此无拘无束……

如果，我们能真切地感悟安妮的成长，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诗意，生活，就会因此而改变，幸福，就会来敲门。

李华彪 刘华

2011年4月于成都

目录

B a i y a n g s h a n z h u a n g D e A n n i



第一年..... 001

第二年..... 165

第三年..... 262

第一年

—

(安妮·雪莉写给吉尔伯特·布里兹的信。安妮·雪莉已经获得学士学位，在萨默塞中学当校长；吉尔伯特·布里兹是位学医的大学生，就读于金斯波特的雷德蒙学院。)

白杨山庄

幽灵巷

萨默塞镇 爱德华王子岛

星期一 九月十二日

亲爱的：

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名字挺有趣吧！你以前可曾听说过如此美妙的地名？我的新住所名叫白杨山庄，我很喜欢这儿。我也挺喜欢幽灵巷的，尽管这一名称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它正式的名称是特伦特街，但是除了在《信使周刊》偶尔会使用一下这个名称外，平时几乎无人提及。甚至连人们在《信使周刊》上看见这一地名时，也会露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茫然地问道：“特伦特街到底在哪儿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弄个明白，我还特意去问过雷贝卡·迪尤，但是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她只知道人们一直以来都习惯这种称谓，传说多年前这儿曾有幽灵出没。不过，她说，她还从未在巷子里见过长得比她更丑陋更像幽灵的东西呢。

关于我的故事稍后再讲给你听。你还从没听说过雷贝卡·迪尤这个人吧，不过，你以后会认识她的，一定会。我敢说，在以后我写给你的信中，雷贝卡·迪尤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亲爱的，现在是薄暮时分。（顺便说一句，“薄暮”这个词是不是特别优美？与“黄昏”一词比起来，我更喜欢“薄暮”这个词。它听起来是那么轻柔，那么朦胧，那么……那么清幽。）白天，我属于这个世界，晚上，我则属于深沉的睡眠。然而，在薄暮时分，我则是自由的，我属于我自己……还属于你。所以，我是如此珍视这一时间，特意挑这一时间来给你写信，尽管这封信并不是情书。现在，我手里的笔老是刮纸，我不愿用这支破笔、或太尖或太粗的笔来写情书。所以你只有耐心等待，等我拥有了一支称心如意的笔，再给你写情书吧。吉尔伯特，现在我想给你讲一讲我的新住所和居住在这儿的人们，她们都可爱极了。

昨天，雷切尔·林德太太陪同我来到这儿。虽然她表面上说是来买些东西，可实际上，我知道，她是想来帮我找住所。虽然我已大学毕业，还取得了文科学士学位，可是林德太太仍然把我看做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需要“过来

人”指导监督。

我们是乘火车前往的。噢，在火车上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你也知道，我总是在无意中卷入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中，就好像我身上有特殊的魔力，吸引它们前往。

事情发生在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站起身来，弯腰准备去提林德太太的行李箱。（林德太太准备寄宿在萨默塞镇的一个朋友家，和朋友一起度周末。）我把手重重地撑在锃亮的椅子扶手上——我以为那是椅子扶手。谁知，我的手却挨了狠狠一拳，疼得我差点惊叫起来。吉尔伯特，原来被我当做椅子扶手的東西，竟然是一个男人的秃顶。他怒气冲冲地瞪着我，一副睡眠惺忪的样子。我连忙低声下气给他赔礼道歉，并仓皇逃下火车。最后，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看他，没想到他仍恶狠狠地瞪着我，这可把林德太太吓坏了。直到现在，我的手还隐隐作痛呢。

一开始我还以为找一处住所不会太麻烦，因为有位叫做汤姆·普林格尔的太太十五年来一直在为这所中学的前任校长提供包括膳食的客房。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厌烦了“房客的打扰”，不肯把房子租给我。另外几处住所，我所中意的，房东却以委婉的理由将我拒之门外。还有几处住所，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们在镇上奔走了整整一下午，跑得我汗流浹背，头昏脑涨、心情沮丧。正当我绝望得差点儿放弃的时候，突然，幽灵巷出现了！

我们本来是顺便拜访林德太太的一位老朋友布雷达克太太的。布雷达克太太说或许有两位寡妇愿意帮助我。

“我曾听说她们想找一位房客，以便支付雷贝卡·迪尤的工资。如果没有一点额外的收入，她们就没法雇用雷贝卡·迪尤了。如果雷贝卡·迪尤走了，谁去帮她们挤那头老红牛的奶呢？”

布雷达克太太目光严峻地打量着我，仿佛她认定我应该去帮她们挤奶。可是，她的神情又流露出一丝不屑，哪怕我对天发誓我可以去挤奶，她也绝不会相信。

“你提到的寡妇究竟是什么人？”林德太太问。

“就是凯特大婶和查蒂大婶啊。”布雷达克太太说，好像人人都应该知道她们是谁，我这个无知的文科学士也不例外。“凯特大婶就是阿玛沙·麦库伯太太，她是船长的遗孀。而查蒂大婶则是林肯·麦克林太太，她的丈夫没什么名气。不过，大家都习惯称她们为‘大婶’。她们住在幽灵巷巷尾。”

幽灵巷！这个名称令我怦然心动，我有一种预感，我将会居住在两位寡妇家里。

“我们马上去看看吧。”我向林德太太恳求道。我恨不能及时赶到那儿，生怕一旦错过，幽灵巷就会转眼消失，回到虚无缥缈的仙境中。

“你可以去看看，不过能否把房子出租给你，这还得雷贝卡·迪尤说了算。我可以告诉你，雷贝卡·迪尤才是白杨山庄的当家人。”

白杨山庄！这不会是真的吧，不会吧？难道我是在做梦？而雷切尔·林德太太却说这个名字太古怪了。

“哦，这个名字是麦库伯船长取的。你知道，这幢房子是他的。他在房子四周栽满了白杨，他为此感到特别自豪。可是他很少在家，即使回到家，住的时间也不长。凯特大婶过去常常说，这让她十分不方便。我们也弄不明白，她所说的不方便，是嫌船长在家待的时间太短了呢，还是他回来后扰乱了她的生活？好啦，雪莉小姐，希望你能顺利地寄宿在那里。雷贝卡·迪尤擅长烹饪，马铃薯冷盘更是她的绝活。如果她喜欢你，你会在那里过得非常快活。如果她不喜欢，噢……那也没什么。我听说有位新来的银行经理也在找住所，说不定雷贝卡·迪尤更乐意接纳他。性情古怪的汤姆·普林格尔太太不肯把房子出租给你，对你来说，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萨默塞镇到处都是普林格尔家族的人或者和普林格尔家族沾亲带故的人，他们被称为镇上的‘皇族’。雪莉小姐啊，你必须学会和这个家族的人和睦相处，否则，你就根本无法在萨默塞中学立足。他们在本地呼风唤雨。这儿有一条街就是以老船长亚伯拉罕·普林格尔来命名的。他们家族人多势众，不过，统领这个家族的却是两个老小姐，她们住在枫林山庄，听说对你十分不满啊。”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道，“我根本不认识她们啊。”

“噢，她们的三堂弟也在极力争取萨默塞中学校长一职，她们认定他这次势在必得。当你申请到这个职位后，他们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噢，人嘛，都是这副德行。你也清楚，我们不能因此而苛责他人。他们平时对你彬彬有礼，可是一旦逮着了机会，就会给你难堪，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并不

是给你泼冷水，而是让你做好思想准备。就算是为了灭一灭他们的气焰，你也一定要把校长当好。如果两位寡妇愿意收下你，你将和雷贝卡·迪尤同桌吃饭，你该不会介意吧？确切地说，她并不是她们家的用人，而是麦库伯船长的远房亲戚。家里有客人的时候，她从不上桌吃饭，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过如果你在那儿寄宿的话，她就不会把你当成客人对待。”

我让顾虑重重的布雷达克太太放心，我并不介意和雷贝卡同桌吃饭。说完，我拉着林德太太就向外走，我必须抢先一步，赶在那位银行家前面到达白杨山庄。

布雷达克太太把我们送到门口，她又叮嘱我道：“千万别伤着查蒂大婶的感情。她的感情很容易受到伤害。她是一个既敏感又可怜的女人。你知道，她并没有凯特大婶那么有钱，尽管凯特大婶也并不是十分阔绰。此外，凯特大婶深爱着她的丈夫，查蒂大婶却恰恰相反。当然，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林肯·麦克林先生是个阴阳怪气的家伙，查蒂大婶觉得人们会因为她丈夫的缘故而不喜欢她。上帝保佑，今天是星期天，如果今天是星期五，查蒂大婶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拒之门外。你也许会认为凯特大婶有点儿迷信，是吧？因为她的丈夫是船长，当海员的人一般都有几分迷信。可是事实却恰好相反，迷信的却是查蒂大婶，尽管她丈夫是个木匠。那个可怜的女人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呢。”

我向布雷达克太太保证，我一定会非常尊重查蒂大婶的感情，可她还是不放心，一直跟着我们走到路边。

“你不在家的时候，凯特大婶和查蒂大婶绝不会去碰你的东西。她们为人都很正派。至于雷贝卡，我就说不准了，不过她绝不会背叛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不走前门，因为只有遇到重大的事件，她们才动用前门。自从阿玛沙的葬礼举行后，那扇门大概就再也没打开过。你可以走侧门。她们总是把钥匙放在窗台上的花盆下面，如果没人在家，你就直接把门打开，到屋子里等着好啦。千万别去称赞那只猫，雷贝卡·迪尤并不喜欢它。”

我向她保证绝不称赞那只猫，这才得以脱身。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幽灵巷。这条巷子很短，巷子的一端通向了广阔的乡村，远处有蓝色的小山丘作为背景。巷子的一侧没有房屋，土地呈斜坡状，一直绵延到港湾。另一侧只有三幢房屋。第一幢房屋极其普通，根本不值一提。第二幢是一座十分气派的大宅第，看上去阴森森的，红色的砖墙，用石料镶着边，屋顶呈复式人字形，斜顶上开着一扇天窗，顶端的露台部分围着铁栏杆，房子四周种满了云杉和冷杉，以致我们看不清房子的本来面目。第三幢也就是最后一幢，那就是白杨山庄啦，它坐落在巷子的拐弯处，屋前是一条杂草丛生的街道，屋后是一条真正的乡间小道，小道两旁树木郁郁葱葱，美不胜收。

我几乎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儿。有些房屋，你会一见钟情，这其中的原因连你自己也说不清楚。白杨山庄就属于这一类型。它是一幢雪白的房子，有着翠绿的百叶窗。房顶的一角耸立着一个“塔屋”，“塔屋”两侧各开着一扇窗户。一

道石砌的矮墙将房屋与街道隔开，沿着矮墙种植着一排白杨树。房后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各种花朵和蔬菜竞相生长，相映成趣。这一切都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总之，这是一幢有着独特个性，又带着“绿山墙”韵味的住宅。

“我要找的住所非它莫属了，这似乎是冥冥之中早就注定的。”我兴高采烈地说。

林德太太看了看我，她才不相信冥冥之中早就注定这一说法呢。

“从这儿到学校要走很远的路呢。”她不以为然地说。

“我才不在乎呢，走路是很好的运动啊，你瞧，路边的白桦树和枫树多让人沉醉啊！”

林德太太看了看周围，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希望没有蚊子叮你。”

“我也希望没有蚊子来骚扰我，我对蚊子深恶痛绝。哪怕只有一只蚊子，也常常会把我折腾得寝食难安，这比做了坏事良心受谴责更让人受不了。”

我很高兴不必从正门走进去。正门看上去令人望而生畏，它又高又大，由左右两扇木门构成，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上面镶着带花纹的红色玻璃。它与整幢房屋的情调显得格格不入。我们穿过一条小路绕到侧门，这条小路铺着薄薄的平整的砂岩石，看上去十分可爱。这道绿色的侧门给人一种亲切友好的感觉。小道两旁砌着整洁有序的花坛，花坛里种植着彩带草、荷包牡丹、卷丹花、石竹、老人蒿、双色菊以及林德太太所谓的“珍珠松”。当然，在这个季节，它们

并非全都盛开，可是你看见它们，一定会想象出它们争奇斗艳的景象，那一定是姹紫嫣红，花团锦簇。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一块玫瑰花圃。一道爬满了常青藤的墙把白杨山庄和那幢阴森森的宅第隔开来，墙的正中央有一道退了色的绿门，上边架着拱形的方格栅架。一根葡萄藤从门里探出了脑袋，显然主人已经有好长时间不曾打开这道门了。这道门实际上只能算是半道门，因为它的上半部没有门扇，于是形成了一个长方形开口，透过这一处开口，我们可以看见隔壁树木婆娑的园子。

我们刚一走进白杨山庄花园的门前，我一眼就看到了花园旁的小径上有一簇三叶草。我不由自主地弯下腰去仔细瞧瞧。吉尔伯特，你相信吗？我竟然发现三株四片叶子的三叶草！这真是一个好兆头啊！就算是普林格家族也难以与我的好运气相抗衡吧。我确信那位银行家是没机会在这儿住啦。

既然侧门开着，显然有人在家里，我们就不用在花盆下面找钥匙了。我们敲了敲门，雷贝卡·迪尤出来了。我一眼就认出她就是雷贝卡·迪尤，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

雷贝卡·迪尤大约四十岁，她有着西红柿一般的脸庞，油黑发亮的头发覆盖着额头，小黑眼睛闪亮，小鼻子浑圆如球，嘴巴却细长如线。她的胳膊、腿、脖子、鼻子……这些部位都长得短了些，只有笑的时候嘴巴咧得特别长，夸张一点儿说差不多咧到耳根啦。

不过当时她并没有微笑，当我问到能否拜见一下麦库伯